



宋元通鑒

百廿三之五

宋  
度宗  
帝 焘



四百

特 別  
U8  
3719  
34





3719  
34

宋元通卷第一百二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部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三 起庚午至壬申凡三年

度宗三

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制

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

庭芝至文虎貽書質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

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闈事成則功歸恩相矣

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

似道撓庭芝兵權



曆

陳宗禮

一警百官  
牧民一  
賈公田擾  
民不知所

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庚戌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 辛酉班成大  
曆 丙寅以陳宗禮僉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僉書  
院事時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  
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  
至出內帑為之宋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  
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  
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 戊辰江萬里  
罷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

適從

元徐世隆  
尚文

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主命許衡與太常卿  
徐世隆定朝儀詔衡與劉秉忠張文謙定官制又詔  
尚文與諸儒採唐開元禮及近代禮儀之可行于今  
者斟酌損益凡文武儀仗服色差等皆文掌之 蒙  
古廉希憲罷希憲立朝讜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  
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閣宦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  
杖之蒙古主嘗令希憲受帝師戒希憲對曰臣已受  
孔子戒矣蒙古主曰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為臣當  
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  
西域人匿贊馬丁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

今有讀聖  
賢書而受  
什戒意者  
未嘗受孔  
子之戒



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  
 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  
 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管問侍臣  
 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孥宴樂耳帝曰希  
 憲清貧何從宴設阿合馬愧而退 蒙古立尚書省  
 以阿合馬平章政事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  
 自效蒙古主急為富國試以行事時有成績又見與  
 史天澤爭辨屢有以詘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  
 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懷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  
 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

誤

蒙古用阿合馬

書然後聞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  
 童以為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  
 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  
 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並付阿合馬蒙古主  
 從之阿合馬遂請重定條畫下諸路括戶口增太原  
 鹽課以千錠為常額 二月蒙古以歲飢罷修築宮  
 城役夫 三月庚子朔日食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  
 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  
 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 蒙古以許衡  
 為中書左丞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



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辛有同  
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  
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  
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  
馬由是怨衡亟薦衡爲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  
辭免蒙古主不許 蒙古崔斌守東平聘申屠致遠  
爲學官致遠壽張人初與李謙孟祺等齊名蒙古主  
南征駐兵小濮乞寔力台薦爲經略司知事軍中機  
務多所謀畫師至隨州所俘男女致遠悉縱遣之至  
是斌聘爲學官 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

蒙古崔斌  
申屠致遠

說書直學士院尋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  
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制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  
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太  
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秘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刻  
罷之 五月辛丑以吳革爲沿江制置宣撫使 六  
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  
子宜肄其文 秋七月復開州更鑄印給之 八月  
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  
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  
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  
四  
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  
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娼尼有美  
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  
者有妾兄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  
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  
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  
求之已徇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  
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  
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  
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

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  
日急無敢言者 九月庚戌以黃萬石爲沿海制置  
使 壬子台州大水 冬十月丁丑詔范文虎總中  
外諸軍救襄樊 閏月己酉安吉州水免公田租四  
萬四千八十石 十一月嘉興華亭兩縣水免公田  
租五萬一千石 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宗禮字立之  
家貧力學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僉書樞密院事以  
賢達見稱所著有經史管見人物論 十二月己亥  
蒙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  
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  
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樊道絕而糧援不繼

七年

蒙古至元八年十一月改國號曰元春正月乙丑詔戒貪吏二

月淮。浙。江。西。皆。飢。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強。糶。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蒙。古。復。立。王。植。爲。高。麗。王。趙。璧。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

屬未幾衍黨裴仲孫等復集餘衆立植庶族承化侯爲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三月發官倉穀米賑和州無爲鎮巢安慶建德平江吉州諸處 夏四月甲寅禮部侍郎陳宜中乞補外以顯文閣待制出爲福建安撫使 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鵬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木夾江東西爲陣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 六  
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  
軍逆戰不利奔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  
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己亥詔以陸九淵孫溥補上  
州文學 蒙古許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  
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  
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  
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  
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  
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  
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爲齋長時

蒙古王梓  
耶律有尚

姚燧

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  
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  
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  
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  
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  
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 秋七月丁丑湖南轉  
運司訪求張栻後人義倫以聞詔補將仕郎 壬午  
四川制置使朱禔孫言夏五以來江水凡三汎溢自  
嘉而渝漂蕩城壁樓櫓圯壞又嘉定地震者再被災  
害爲甚乞賜黜罷上答天譴詔不允 八月壬辰朔

朱禔孫



日食 九月己丑子黑生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

敝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勅有司有

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

鑾孫進羣經要略 十一月蒙古從太保劉秉忠請

改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

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

言蕩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

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

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

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

朱鑾孫  
蒙古始號  
元

皆狗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槩以至

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起朔土以

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輿圖之廣歷古

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申請謂既成於大業宜早

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

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于庶品孰

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千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

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為之溢美乎

休惟永尚不負於投艱嘉與敷天共隆大號 十二

月辛亥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



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先是陳仲微為江西提點刑獄忤賈似道罷去至是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論罷其官久之叙復

陳仲微

八年

元至元九年

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

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為首飾服用必罰無貸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如景祐制必從重典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為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媮薄人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胥狎玩竊弄官政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獎異 辛亥子昂生 元罷尚書省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二月癸巳謝方叔卒贈少師方叔字德方威州人嘉定十六年進



趙子寅

通鑑卷一百三十三 宋紀九  
士歷官左丞相相業無過人者晚困於權臣至以玩  
好丹劑壽其君鄙孰甚焉 前知台州趙子寅歿無  
所歸特贈直秘閣給沒官宅一區田三百畝養其孤  
遺以旌廉吏 元改中都爲大都 三月元賑濟南  
路飢 夏四月元賑大都路飢 五月己巳李庭芝  
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  
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  
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  
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  
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

得地

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  
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闢知襄陽西北一水曰  
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  
一舫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  
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  
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  
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  
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  
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又進高頭  
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

得將

通鑑

宋紀九 度宗三

十一



張順死節

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鉅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踊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尸遡流而上，被甲胄，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

三士

撒星椿，雖魚鰕不得度。二人遇椿，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燭，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



張貴死節

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于櫃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昇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支煥斬四卒以貴祔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元勅修築都城凡費悉從官給毋取諸民 六月丙申徙皮龍榮于衡州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

似道殺皮龍榮

章鑑

李雷應誣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潭州醴陵人少有志略精于春秋舉淳祐四年進士歷官參知政事性伉直故不為似道所容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 丁酉以章鑑同僉書樞密院事提舉經武要略以錢千萬命京湖制司糴米百萬石轉輸襄陽府積貯 乙巳以家鉉翁兼權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司事 辛亥臺臣言江西推排田結局已久舊設都官團長等虛名尚在占愆常役為害無窮又言廣東運司銀場病民詔俱罷之 秋七月元詔自今凡詔令以蒙

家鉉翁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  
古字行 八月丙戌朔日食 辛丑詔家鉉翁赴闕  
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爲大禮使禮成  
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  
之兄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道遙  
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  
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  
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  
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  
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戊寅太陰犯御女

冬十月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十一月乙卯馬廷鸞  
扼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  
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對曰臣死  
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  
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  
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  
拜而出 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  
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上從之遣永寧  
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旣入元事  
覺元主勅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



出處

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定不知賞。整使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友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十二月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岷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是月遣將咎萬壽攻成都元僉省嚴忠範出戰失利同知王世英等八人弃城遁元以罪在主將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四 起癸酉至甲戌凡二年

度宗四

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

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富死節

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牙得西城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

通鑑卷一百二十四 宋紀度宗四



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大木江中鑱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爲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即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荆湖都統富、霍丘人。

王福死節

文煥不終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關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之。時羣臣多言：高逵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逵如呂氏何。旺出歎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逵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逵。吾以捷聞，則逵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爲



或守四年  
或守五年  
將帥非不  
力其如朝  
廷之用似  
道何一切  
不應手好  
邪頭面至  
似道而大  
變宋小人  
音幻日新  
乃爾

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牙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牙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寃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

請已為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牙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為襄漢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三月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藁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壬午詔建機速房于中書。時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

通鑑卷三百一十四 宋紀一百一十四 已度示四



張夢發

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元主立其子真金為太子真金元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元主以為太子贊善勅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

元中山王恂

元訓儲

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徧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子元以申屠致遠為太常太祝兼奉禮郎元主遣太常卿孛羅問毛血之薦致遠對曰毛以告純血以告新禮也夏四月癸巳詔曰迺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盡傷朕心爾聞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



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  
申傲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  
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誥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  
悞習于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  
也又如中外小大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  
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  
心以聽 李庭芝乞解罷詔赴闕 以汪立信為京  
湖制置使趙潛為沿江制置使立信兼知江陵潛兼  
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賈似道故有是命 元阿  
里海牙請呂文煥官職授文煥昭勇大將軍襄漢大

元從單公履

都督賜其將校有差 元將相大臣皆以南伐為請

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問計公履等曰乘破竹之

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元主然之 五月庚辰詔諸

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

元賞襄陽有功萬戶奧魯赤等銀鈔衣服有差 六

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之虎怯

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

文龍言文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

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闡之寄請皆罷之似道

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

奧魯赤

文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五  
信言臣奉命分閫。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闇。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

陳仲微

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祚天悔禍之道也。徃徃代言之。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做事。捷疾快意。即今日畔君賣國之人也。為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惛憂



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靡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為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闕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

近日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為也。轉敗為成。在君相一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捉點刑獄。元以劉整。阿里海牙不相能。分軍為二。各統之。元使日本趙良弼至太宰府。而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風俗土宜來上。閏月丙辰朝。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元勅翰林院纂修國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秋七月。元阿合馬等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食。或不繼。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



元王恂耶  
律蘇郁白  
棟

議其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  
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士衡弟子耶律有尚  
蘇郁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元人城馬驥山知合州張珪擊走之先是蒙古兵入  
蜀珪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珪代之自開慶受兵  
民凋弊甚珪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暮  
公私兼足劉整既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驥虎頂  
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珪  
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  
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驥城築卒不

就 八月庚戌朔元所釋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  
二十二入並赦之 九月辛巳以章鑑僉書樞密院  
事陳宜中同僉書院事 冬十月元亨于太廟 十  
一月壬午子熹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 以李庭  
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庭芝  
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  
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玉工  
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起文天  
祥為湖南提刑天祥因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  
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觀天時人事當有

萬里所語  
落落有概



天矜於民  
十元一時  
之權也

變吾閩人多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其勉之。元  
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請禁農民  
覆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禁是  
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  
石

十年元至元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  
喪詔以天子鹵薄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  
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  
還朝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伯顏事宗王旭烈  
于西域嘗入奏事元主見之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

元伯顏

元兵入宋

與議國政至是自右丞進左相元阿里海牙言荆  
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  
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  
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  
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  
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為之  
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牙因言我師  
南征必分為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  
書省僉軍十萬人二月甲寅太陰犯井宿巳酉  
趙順孫罷為福建安撫使三月元以伯顏史天澤



並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政事阿里海牙爲右丞  
夏四月乙卯子昂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 五  
月壬寅張珏表請城馬驥廂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  
險要 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  
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  
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  
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即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  
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  
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  
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

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  
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毋得妄  
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  
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秋七月癸未帝崩  
子嘉國公焜即位太后臨朝帝自爲太子時以好內  
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閣門謝恩主  
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崩年  
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是長當立似  
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焜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  
詔號帝廟曰度宗



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宗日蹙非有雄才睿略之主  
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  
手權奸衰敝寢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甲申封兄昞為吉王弟昺為信王昞母楊淑妃昺母  
俞修容 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  
為天瑞節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  
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  
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

國事至此  
已極費手  
然此事尚  
可做得何  
遂付之克  
耳

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  
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都  
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  
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  
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  
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  
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  
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  
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東西二  
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



通鑑卷一百一十四 宋紀  
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啣壁與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是月。元伯顏南攻陞。辭元主論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元以博羅權爲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

忠卒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初名侃。因從釋氏。又名子聰。自幼好學。於書無所不讀。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俗。是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尋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元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

論降已握  
上策



元峻都督  
招討阿剌  
軍

整以博羅權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木  
由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權  
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  
一軍自分三道峻都將一軍由棗陽哨司空山翟招  
討將一軍由老雅山徇荆南而自與阿木帥阿剌罕  
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冬  
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聲應進諸史纂約兵鑑刑鑑  
詔克史館編校文字 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  
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  
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

董聲應

世傑有侍

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  
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郢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  
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棧設攻具元軍襲  
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木獲  
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  
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  
口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  
為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嚨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  
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  
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殿後不滿百騎

元李庭劉  
國傑



趙文義死

王虎臣  
王大用

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禽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眾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縋

邊居誼

居誼并所部死戰

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尸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居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立廟死所。甲子詔以明年為德祐元年。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僉書院事。冬十月壬戌。歲星犯壘壁陣。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李庭芝在淮南。聞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東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求人知。每

陸秀夫

好眼



可惜諸帥  
皆有預僞  
竟為似道  
一人蒙蔽  
以至於亡

僚吏至閣賓主交驩秀夫獨歛焉無一語或時宴集  
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  
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丙戌以王燾章鑑為左  
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十二月癸丑元伯  
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  
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  
陽邏堡朱禔孫以遊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  
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  
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  
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

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  
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  
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  
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  
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  
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  
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  
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  
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  
遣阿里海牙進薄陽邏堡貴率眾來援阿木即以昏



程鵬飛

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

夏貴不終

王達劉成死戰

襪孫不終

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已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襪孫聞元兵趨鄂，帥帥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時鄂州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襪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艫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

宋亡鄂州



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  
 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撒守兵分  
 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克軍餉命阿里海牙  
 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  
 阿朮東下趨臨安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  
 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  
 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  
 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  
 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  
 關子一千萬貫克都督府公用 詔天下勤王 甲

子起李芾為湖南提刑 乙丑以高達為湖北制置  
 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  
 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 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  
 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伯顏曰  
 汝既率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  
 奕大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  
 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歛附奕又以書  
 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一百二十五 乙亥一年

帝熈一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壬午葬度宗于永紹陵

常林

以常林為吏部尚書林以老病辭累詔不許林入見首言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



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元兵入蘄州。癸未賈似道以呂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爲都督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請于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闡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

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爲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謂伯顏速來欲降。



夏荷死節

未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丞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夏荷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畏劉整不敢出師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囀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二月夏貴

金明

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賈似道至江上以汪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都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



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求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以黃萬石爲江西制置使。庚戌元兵犯池州州守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

趙卯發死

雍氏

從容赴義

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  
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耶發字漢卿昌化人淳  
佑十年以上舍登第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  
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爲北平王  
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  
重事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  
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  
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  
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  
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

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  
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  
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天澤字潤  
甫秉直季子也燕之永清人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  
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  
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  
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  
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  
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  
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



通鑑卷一百三十五 宋紀  
五  
時阿木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阿木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撻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

脫身

唐震趙崇  
振死節

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弃城遁太平和州無爲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恐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

城中少年



江萬里弟  
萬項子鎬  
死節

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極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項。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尸如壘。翌日萬里尸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萬里字子遠。都昌人。沿江制置大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潛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弃城遁。知和州王喜建康都統翁福相繼迎降于元。

鮑廉死節

宗學生

天祥勤王

甲子元兵犯臨江軍知軍鮑廉死之。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干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方危急。徵諸將勤主。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九 宋理宗皇帝



李芾

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

勤王

侯與死戰

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知江陰軍鄭孺弃城遁知無為軍劉權知太平州孟之縉皆以城降于元 已巳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翁僉書院事倪普同僉書院事召王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



望經流涕。庚午賈似道罷初，陳宜中附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為兵，放還諸竄謫人。趙與可除名。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逝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

章鑑不終

汪立信

汪立信死節

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進士。元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三月壬申朔，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如賈似道之議，請帝遷都陳宜中欲示已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

金明不負託

陳宜中激兵變



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所部兵叛攻嘉會門射火箭  
至大內急發兵捕之皆散走 癸酉建康都統徐旺  
榮迎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  
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  
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  
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  
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  
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  
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成  
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成獨松關山陰

元博羅懽塔

阮應得死節

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四安鎮起趙淮為寺丞戍  
銀樹東壩召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無  
他遽置之死震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嚼之 甲  
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  
赴水死 乙亥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  
議息兵 以王爚為左丞相兼樞密使丙子下詔罪  
已以陳宜中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爚與宜中論事多  
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  
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  
官督之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章鑑為御史王應龍



陳過

齋文卿

所劾削官放歸田里太皇太后仍與祠祿鑑居相位  
 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為滿朝歡 侍御史陳過  
 請竄賈似道併治其黨翁應龍等不俟報而去監察  
 御史潘文卿季可乞從過所請乃命捕翁應龍下臨  
 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  
 禎謫洪起畏鎮江自效已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  
 命王爚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壬午追復已故吳  
 潛向士璧官 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  
 錢訐以城降 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乙  
 酉知東海州施居文乞降于西海州知平江府潛說

友以城降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 丙戌知廣

聞順李存進謝洪永李山

德軍令狐槃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

文福殺末使者

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

德軍 丁亥有二星闕于中天頃之一星隕 巳丑

諷劫亦不及待

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文福殺使者叛入  
 江州降于元 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密  
 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  
 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  
 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僉書樞密院事文及  
 翁同僉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巳章未上亟出關遁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弃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

元廉希賢  
嚴忠範

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牙入岳州岳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

又殺元使  
何益

又殺張羽



王汝翼趙  
時晦孟唐  
老及二子  
死節  
孟紀司馬  
夢求節

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  
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  
之紹舉城降。丙申，以陳合同僉書樞密院事。戊戌，  
赦邊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  
予知州。復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土豪立  
功者，同賞。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  
自今並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為兵。夏四月乙巳，元  
兵入廣州。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  
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

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也。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  
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  
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  
阿里海牙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  
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牙入城，  
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昉澧辰沅靖隨  
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  
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  
海牙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  
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禩孫至上



都死 壬子以高斯得僉書樞密院事 乙卯有司

議建藩屏以強王室詔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

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

大率義局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

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

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

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

奮 壬戌阿木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

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 癸亥加知思州田謹賢知

生色

苗再成趙孟錦力戰

播州楊邦憲並團練使趣兵入衛 庚午阿木乘勝

進趨揚州姜才為三壘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木

佯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

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二十騎絕

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卻以誘之才將回

回躍馬出眾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

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木

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甚眾流矢中

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自身死

元軍進薄揚州南門 加李庭芝參知政事 五月

雷大震死節

姜才死戰



趙與糖死

癸酉元兵犯寧國縣知縣趙與糖出戰死之 丁丑

劉師勇

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

姚訔

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

可基

傑軍合 已卯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基少師

工栢

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

悚惕受命遂得幹所聞于朱氏之懿趙汝騰蔡抗楊

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固辭栢年三十始

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之書皆有著

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 以張珪為四

川制置副使 辛巳加劉師勇濠州團練使辛卯籍

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之紹陳奕范文廟家 丙申

仇子真阮克巳

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時知慶遠府仇子

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巳各將兵入衛詔與張世傑

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

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

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

臣無滋虛議不報 已亥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

三縣以繼明權知鄂州令擇險為寓治 六月庚子

吳繼明



朔日食既晝晦如夜星見鷄鶩皆歸 成都安撫使  
胥萬壽守嘉定元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  
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  
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  
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以萬  
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 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  
尊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武者雖  
在謫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  
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王燾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  
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母藉此求閑也乃以燾平章軍

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爲左右  
相並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燾即日就民居以丞相  
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  
去遣使遮留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丁卯朱禕孫除名籍其家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  
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  
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  
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  
檣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  
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  
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木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  
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呂  
城矢守張彥被執降于元 甲戌三學生及臺諫侍  
從皆上疏乞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  
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上令李庭  
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  
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  
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  
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

孫嶸叟

翁合

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  
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  
露布逐之 丁丑復詔徙賈似道于建寧府翁應龍  
既誅其廖瑩中王庭除各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  
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面復  
上疏論似道僥許貪淫褻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  
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  
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  
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  
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



鄭虎臣

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  
 乞遠投荒昧以禦魍魅庚寅詔謫賈似道高州團練  
 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  
 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  
 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  
 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  
 名片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  
 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  
 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  
 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追復皮龍榮

妙

葉李

劉九臯

官 辛卯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燾為醴泉觀使初張  
 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燾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  
 則臣雖老無能為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  
 于焦山燾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  
 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  
 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  
 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  
 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  
 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  
 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潛趙與鑒皆弃城遁宜中



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壬辰太后乃下劉九臯等于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

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克醴泉觀使。是歲卒。燾字仲潛一字伯晦。紹興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元軍圍重慶府。咎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獨張珪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會兵圍之。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



里海牙取湖南萬戶宋都斛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  
西。癸巳詔知廬州夏貴加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  
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  
朝貴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亦不行。乙未以陳立  
龍同僉書樞密院事。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  
之削其謚。八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加夏貴兩  
淮宣撫大使李芾為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巳酉  
拘閹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庚  
戌劉師勇攻呂城破之戊午加劉師勇和州防禦使  
趙淇除大理少卿王應麟言管內外以寶玉獻似道。

淇兄弟為甚遂罷之。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  
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  
則一縣殘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為四鎮  
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闡於長沙以  
廣東益江西而建闡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  
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闡於揚州責長沙取鄂  
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府元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 九月丙戌命文天祥爲都督府參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 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

虎臣值得  
一死

館即厠上拉其脅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獄 元兵陷泰州孫虎臣自殺 冬十月己亥加張

孫虎臣死  
難

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總統出戍兵丁未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溫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爲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李芾至潭州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圍城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

李芾守城



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元阿  
木攻揚州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乏城中食盡死者  
枕藉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曾伯顏至灣頭遂議  
深入 陳合匿廖瑩中家背坐免 壬戌元兵發建  
康分爲三道阿刺罕與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  
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  
中軍入常州 癸亥常州告急文天祥使尹玉麻士  
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死玉戰五牧前  
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  
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

尹玉麻士  
龍死節

趙淮并妾  
死節

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僉書  
院事癸酉贈尹玉濠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  
戊寅元將阿刺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兵敗與其  
妾俱被執妾死之元帥阿木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  
官淮佯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爲男子  
死則死耳母降也阿木怒殺之淮葵之子也元兵遂  
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  
上者皆籍爲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衛  
壬午元將宋都斛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  
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

如此舉措  
太后何勞  
致書其母



密祐死節

逼撫州時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開閩州治聞兵至  
奔建昌都統密祐率眾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  
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元  
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  
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  
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罵萬石為賣國  
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解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  
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  
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  
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人

胡拱辰死節

伯顏不終

姚書陳炤  
王安節死戰

後渡淮居廬州 元進取建昌黃萬石走入閩 癸  
未元兵破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 甲申元伯顏  
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書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  
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  
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為壘土至  
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杖日  
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書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  
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書死之炤與  
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  
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  
書布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丘濬世史正綱曰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  
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元之號令凡攻城  
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潛兵  
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  
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  
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  
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于橋坎獲免  
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馬狼殺人固其本

吐瀉

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至此之  
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之時也  
嗚呼伯顏至臯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無  
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之時苟具人心者皆不殺  
也豈但伯顏哉

巴酉改宜興縣爲南興軍以謝枋得爲江西招諭  
使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將皆呂師夔部曲  
故爭降附自以與師夔善乃應詔上書以一族保師  
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爲鎮撫使使之行  
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廷乃以枋得爲沿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  
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而返遂改知信州  
枋得經鉛山分水嶺下過辛弃疾墓旁僧舍有疾聲  
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丙夜不絕聲  
枋得秉燭作文且且察之文成而聲始息枋得請于  
朝加贈弃疾少師謚忠敏 丙戌中書舍人王應麟  
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  
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己丑元軍破獨松關馮驥  
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  
懼時勤王師僅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  
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

馮驥死節

有九有聲

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  
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  
賢之子所殺 元董文炳入江陰軍 乙未左丞相  
留夢炎遁 十二月丁酉朔詔許賈似道歸葬返其  
田廬 庚子以吳堅僉書樞密院事黃鏞兼權參知  
政事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能措一策惟事蒙  
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科舉明堂等事及  
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至是遣柳岳奉書  
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  
師修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嗣君勿冲在衰經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一  
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 癸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甲辰贈姚嵩龍圖閣待制其父希得贈太師陳炤直寶章閣馮驥集英殿修撰丙午追封呂文德爲和議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爲元嚮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覲成和議 丁未元伯顏入平江先是通判王矩之都統制

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 庚戌柳岳至自元軍癸丑陳宜中復奏遣柳岳及宗正少卿陸秀夫呂師孟等同囊加歹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勅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裒然爲之岳至高郵嵇家莊爲嵇聳所殺以文天祥僉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降立潰圍出萬石

高應松

米立死節



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署爲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兵敗被  
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元行省遣萬石諭  
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  
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  
爲立乃生擒之人合當死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  
諭之不屈遂遇害立淮人三世爲將元寶曆年八  
十公卿皆往賀元主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  
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  
然者久之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趙氏子



